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81
21 December 1976

CHINESE

第一九八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达库特先生	(罗马尼亚)
理事国： 贝宁	博亚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安培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雷埃卡先生
瑞典	松德贝里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夏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莱索托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257)

主席：我要请安理会注意有关本议程项目的安理会文件。除了议程所列的文件外，安理会主席还收到下列关于本议题的来文：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信 (S/12227) 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 (S/12231)。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莱索托和马达加斯加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安理会对本议程项目的讨论。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建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刚才提过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愿意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着手讨论本议程项目。

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位是莱索托代表，莱索托外交部长查尔斯·莫拉波先生阁下。欢迎他来到我们这里，现在请他发言。

莫拉波先生 (莱索托)：主席先生。我这次有机会就一个对我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向安理会发言，我为此要向您，并通过您，向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表示深切的

谢意。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安理会处理这个问题时，担任主席的恰好是同莱索托保持亲切友好的外交关系的一个国家的代表。我深信您将指导我们成功和圆满地结束讨论。

庄严的安理会今天在这里开会，就在这个时候，我国二十五万人民正处于戒严状态。南非企图威迫莱索托承认特兰斯凯班图斯坦，因而这些人民当作人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以来，南非政府单方面封锁了莱索托和南非之间的三个边界站，它们是特勒桥、卡恰兹内克和拉马特斯伊利苏门。南非政府用电报通知我们边界已经封锁了。电报说：

“比勒陀利亚荣幸地指出，由于特兰斯凯已于十月二十六日独立，南非对特兰斯凯在特勒桥、卡恰兹内克和拉马特斯伊利苏门的边界站并无控制权。”

众所周知，南非白人的国民党在一九四八年当权后，白人少数政府展开了一个分离非洲公民的计划，并根据其宣言，将他们分开来发展，且在欧洲人的指导下予以发展。这种理论后来得到了班图斯坦策划者维尔沃尔特的进一步发扬，他在一九六一年指出，长远来说，“班图将会发展成各别的班图国家”。他又说：“这种割裂的方式我们是不会喜欢的，要是我们能够避免的话。不过，由于南非受到压力，最后无疑是必须这样作的。”因此，南非开始建立贫困的小型国家，用武力将土著非洲人民从繁荣和发展得很好的地区赶到荒芜的所谓本土，非洲人保留地。这是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府消灭非洲人多数的阴谋，他们希望这样就可使南非在面积广大、资源丰富的发达的“白人斯坦”继续保持多数。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我向大会发言时指出，南非的班图斯坦化和巴尔干化政策，是这样的毫无诚意，毫无道理，而在观念上又是这样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因此，不可能为解决种族隔离问题提供任何基础。本土地区仅占南非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三，也就是说，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仅能占用百分之十三的土地，这就是南非白人的歪曲逻辑的一例。

本土据说是根据种族的标准来划分的，但是，那个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按推

测是一个柯萨族本土，却包括巴苏陀族和其他种族群体世代居住的领土。南非政府正把非洲人成群结队地赶到那里，根本不顾他们真正的家园的地点。这种制度的另一个讽刺和荒谬之点是，它只适用于南非的非洲公民，而事实上，白人也应分为“德意志斯坦”、“法兰西斯坦”和“博尔斯坦”。

在这种制度下，所有非洲人在富饶的南非将丧失他们的公民权利和由此产生的权利，但是仍然成为南非白人经济的廉价劳工的稳定来源。这个制度使黑人受到奴役，受到屈辱，过着非人的生活，终于使他在他自己的祖国里成为外国人。

自从我们在十多年前独立以来，莱索托政府和人民一向以明确的语言毫不含糊地断然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一向坚决反对，现在仍然反对一个建立在白人优越这个神话上的制度，一个摆明不同其最有关的人民——南非大多数非洲人——协商而制定的制度，一个在绝望中使用最尖端的枪枝和武器，凶残地冷血地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童的制度，和一个建立各个班图斯坦，用来包围莱索托和其他邻近的独立非洲国家的制度，其目的是把这些国家所面对的已经够复杂的问题搞得更其复杂，并把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从南非多数人统治、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等真正问题转移到别的地方。

对我们来说，南非属于所有南非洲人，不论其种族、肤色或信仰如何。我国政府对于在未经南非多数人的同意下，使所谓独立的部落本土巴尔干化，从而破坏南非的领土完整的任何阴谋将不予默认。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将特兰斯凯的所谓独立强加于一个民族，这只不过是南非永远维持其可恶和不人道的种族主义政策的一个步骤。因此，承认独立的特兰斯凯不仅是赞同南非的种族主义隔离政策，而且也是实际上积极参与压迫南非黑人多数，参与奴役他们的行动，和否认他们的基本人权。

因此，我们赞扬各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在非洲统一组织，在不结盟会议以及在联合国中所采取的英明决定，不给予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以任何承认，从而表明它们坚决反对并唾弃比勒陀利亚当局的丑恶的种族隔离行动。基于联合国的崇高原则

和理想和我们对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憎恶,并为了实现《联合国宪章》和决议所规定的义务,莱索托政府采取了坚定果断的立场,拒绝承认特兰斯凯。

莱索托的地理政治情况使我们在生活中时常面临着难以取舍的重大问题。对我们来说,种族隔离是每天都存在的客观事实,是一个老是缠着我们的恶梦。正如我国首相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在科伦坡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所说的,与南非为邻相处,必须时常检查我们的政策,不断适应新的情况。莱索托是一个小而多山的非洲内陆国家,被一个富饶的发达国家四面围住,这一国家受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统治,已使压迫黑人成为日常的政策。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我向大会指出,我们同南非有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我们一贯指出,在南非的自由邦、纳塔尔省和开普省中,有一大片土地属于巴苏陀族。南非政府曾建议设立一个边界联合委员会,在我们接受以后,他们都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限于开普省。我们曾经力争,指出委员会应讨论各个部分的边界问题,但南非的回答却是单方面终止这个讨论。值得指出的是,南非政府将大片有争议的土地划给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使我们同南非东南边界的已经够复杂的边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就这个问题来说,南非要负全部责任。

莱索托的经济同南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十七至四十五岁的男工受雇在南非的矿山、工厂和农场。我们大部分的出口运往南非,大部分的进口也来自南非。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能通过南非来行使我们的过境权利,自由进出海港。

莱索托政府的政策是摆脱对南非过度的经济依赖。但是,我们在处理的方法上是现实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必须互相协让,进行经济合作,而不是搞对峙或实行经济上的孤立。本着这种精神,莱索托同其他邻近国家一道,和南非缔结了关税联盟协定。这个协定后来还加上莱索托和南非于一九七三年签订的劳工协定。这两个协定规定我们两国间的日常经济关系,并特别规定15个指定的边界站应继续开放,以便在莱索托与南非之间让货物自由流动,让人员自由移动。上

述的三个边界站位于莱索托和南非那片所谓特兰斯凯的土地之间，是为莱索托东南山区服务的。

这三个边界站的封闭对于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迫切和深远的影响。受波及的地区几乎同我国其他地区完全隔绝，因为，这里的地区高达海拔11,500呎。由于微薄的经济资源，莱索托政府到目前为止还从未有能力建设公路，使它和我国其他地区联系起来。莱索托政府只好依赖七架六座位塞斯纳式飞机提供的原始而又昂贵的空中运输。值得一提的是，该地区出产我们大部分的主要出口，即：牲畜、羊毛和马海毛。这就是说，该地区为了货物的进出口和人员的流动，是依靠目前三个已封闭的边界站的。

封闭边界站意味着莱索托政府必须找出另一条路线，让货物和服务出入该地区，包括工人出入南非。这种措施的规模和引起的额外费用显然超出我们的能力。不能向我国受影响的二十五万人提供必要的粮食、衣服和医疗服务，不能维持受影响地区的贸易往来，老实说，不能为那些现在已无法前往南非矿山、工厂和农场的人民提供另一种就业机会，不仅会严重影响和破坏我们的经济，同时也会带来无限的社会和政治困难。众所周知，封闭边界就是向莱索托施加压力，因为，我们拒绝承认特兰斯凯。事实上我们非常了解，这只不过是南非迫使我们承认特兰斯凯的所谓独立的一系列步骤中的一个步骤而已。

我以前曾经指出，我们是吓不倒的；莱索托人民从来没有屈服于，将来也永远不会屈服于讹诈和勒索。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这个我们认为是短暂的局势中给予支持。我们坚决相信，南非黑人反对不正义待遇和压迫的斗争最后将促成多数人统治。莱索托现在已成为一个对峙的国家，我们将不畏困难，把我们的责任履行到底。

我国政府知悉边界封闭后，立刻采取了行动，提请南非政府注意，封闭三个边界站的行动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和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也违反了关税联盟协定和劳工协定。我们指出，封闭边界不仅破坏了两国之间货物的自由流通和人员

的自由往来，同时也否认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所拥有的过境权利和通往海道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公认的并且是国际习惯和传统法的一个主要原则，也是我们双方写进了关税联盟协定内的。我国政府提醒南非政府，封闭行动将使我们关税联盟的收入蒙受损失，因而对我们的预算产生严重的影响。我们重申有权行使我们主权的一个特性，即：承认我们认为有资格获得承认的国家。

当初，南非答应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南非政府向我们打了上述的电报，建议莱索托政府就边界重开的问题同那个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进行谈判。莱索托政府始终拒绝同特兰斯凯发生任何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受到压力就同特兰斯凯进行双边谈判，这一步骤无异就是承认该本土的独立，从而给予种族隔离以合法地位。对莱索托来说，开放边界站，责任在南非，因为，我们一向和南非有交往，并订有具体的条约。但是由于南非漠视不顾，采取不合作态度，所以，我国政府只好决定将这个问题提请安理会讨论。

为了摆脱这种被控制的局面，我国政府决心要进行一个打开山区的巨大的筑路计划，使这些山区同我国其他地区联结起来。各种可行性研究已经完成，估计筑路的费用约为6,000万兰特或7,000万美元。我要指出，我国政府原来打算在我们下五年的发展内执行这个计划，但是，边界的封闭使我们不得不现在进行了。在友好与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援助和合作下，我们政府希望筹措必要的计划经费。作为短期和立即采取的措施，我国政府打算改善现有通往山区的小道，在山区战略地点建立维修站和储藏设备，采购大型车辆来运输粮食和衣物，改良现有的和增建新的简易机场，以便中型的飞机将物品空运至受影响的地区。我们估计，在该区执行的这些短期措施的费用约在1000万至1200万美元之间，这个数目按世界的标准看来是微不足道的。

我国政府坚定地决心和我们邻国和睦相处。我们坚决相信，安理会的一项积极决议将大大有助于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来改善我们地区的一般福利和友好关系。

对于内陆国家来说，封闭边界往往就等于是侵略的行径，这种行为比禁运还要

严重，因为，这些边界往往是这些国家的命脉，是它们主权唯一的有意义的体现和象征。南部非洲的局势已有足够的爆炸性，因为还残存着一些坚持走破坏本区域道路的死硬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们不能容许一小撮自私的白人少数在本地区制造出一种局势威胁或可能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我国政府将运用一切的权力，防止任何事件的发生，以免边界受影响地区已经是一触即发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我国政府坚决相信，我们刚才列出的各种措施和安理会通过的一项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决议，将大大有助于重申和促进《宪章》的基本原则，事实上，也有助于使本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免受可能的威胁。

主席：发言者名单上的下一位是马达加斯加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由于非洲集团的主席不在，我想代表非洲集团谢谢安理会各理事国容许我们参加这个讨论。主席先生，我们意识到你对影响非洲的任何事情都表示真正的关心；确实，我们意识到这点已有一些时候了。你在非洲集团的同事一直非常重视你与他们保持的信任关系。最后，贵国罗马尼亚一直担任非洲的真正朋友的角色这点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安理会的这些审议会在可能最好的气氛继续下去。非洲集团希望再一次向你保证它对你兄弟般的信任。

作为南部非洲政治关系的特色的暴力风气，它的一个新方面今天提到安理会上来讨论。安理会今年已经讨论了安哥拉和赞比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控诉，且不论纳米比亚的被非法占领，津巴布韦的有关问题以及特别是环绕着阿扎尼亚人民中革命精神重新觉醒的流血事件。

今年十月二十六日南非和连接特兰斯凯的南莱索托之间边境的关闭，无疑地是南非历来所特别喜欢采用的暴力伎俩的一个新的典型性打击，不论它是为了保持国内的根本不合理的制度，还是为了把它的旨意强加于迄今无力对其许多挑衅作出有效反应的外在世界。

莱索托政府所控诉的那些事实，同敲诈行径和针对它们的公然侵略行径属同一种类；这些行径旨在迫使邻近的各独立国放弃它们对解放运动的支持从而放弃它们对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的反对。就在特兰斯凯宣布所谓独立的同一天所通过的决议中，大会谴责它，正如同大会谴责种族隔离一样，因为它代表了最恶毒的形式。因此，联合国拒绝认可这个实体，并建议会员国不承认它。

由于我们支持这种符合非洲统一组织和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所作各决定的一致决定，莱索托目前成了压力策略的受害者，使得它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的居民的生命遭到危险。南非决定的影响的两个地区，居民在238,000人以上；由

于莱索托的特殊地理形状，他们同本国被领土切断了。这两地区也被切断了粮食和医药品的传统来源。占这两地区人口五分之一的人今天发现再也无法继续他们传统的经济活动，因为进出口贸易都受两国之间的关税同盟的控制，正如同它们的人口移动由劳工协定控制一样，但自从单方面关闭边境以来这项协定已暂停适用了。

从这种关系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南非仍然是我提及的协定的一方；因此它必须履行在这些现行协定条款下的必不容辞的各种义务，因为若无莱索托的事先同意，这些协定条文是不能修改的。

鉴于南非为了规避责任提出这些站不住脚的、无法接受的借口，应该在国际上强迫南非履行它的义务，因为契约是有关各方之间的一种法律。假如它急于要重新挽回一点已经减弱了的信用，它就应该用小心履行其契约义务的方式来追求它的利益，而不应去为莱索托主权政府制造人为的困难，从而使它采取一种与它的选择相反的态度。

大会的反应证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强词夺理的行径含有某种恶意，它的偏激作风只会招来谴责、反抗和拒绝。南非剥夺一个收益已经有限的政府的资源，或强使它把预算经费移用于非方案的活动方面，这是不能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对少数种族主义者事业的同情的。他们也不能用破坏邻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服务事业的方式来结交新朋友。无疑地，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以为莱索托是完全被南非领土包围的内陆国家，因此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屈服，也更可能打破针对特兰斯凯而制订的国际孤立政策——这种想法在判断上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毫无疑问，南非强迫莱索托对它不特别值得羡慕的地理位置付出很高的代价，是挑选不能再坏的方法来推行已被联合国谴责的非法事业。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政策对莱索托的居民而言，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接受。在他们看来，正如在我们看来一样，这些政策只会显得更可恶，更具威胁性，使所谓特兰斯凯的独立及其目前的结果对种族隔离的整个问题得到了新的一面。

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依靠着部落酋长和贪污政客，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不同的隔离形式，在班图斯坦内和别处挑拨分裂，支持一种新的政治阶级的出现，而这个阶级的利益是依靠种族隔离的维持和本土的演变成为假独立。

这种事态演变所涉及的危险不仅限于“成交条件”，根据这种条件，有关部落一面接受种族隔离的镇压性法律管理，一面不再属于南非，因而放弃它们在该国土地和矿产中应占的公平的份额。种族主义政权的阴谋尚不止此，它设想在安理会以前审议过的那种对抗上非洲人能够就维护种族隔离问题反对其他非洲人。这些可能不是从班图斯坦政策直接产生的仅有的危险，看来对我们来说是太严重了，我们不能不对它们表示不安，也不能不对莱索托政府目前的担心表示同情。

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作为这场辩论的结果所应采取的决定，应该遵循下面三大方针。

第一，这些决定应有助于加强那些构成南部非洲绝大多数的人们的地位，那些人绝不想放弃他们的权利与尊严，更不用说默许企图摧毁他们的民族团结和危害他们国家的领土完整的诡计。后者是真正具备民族合法性的人们，我们对他们的政治义务不可因环境的突变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须不断表明我们对特兰斯凯的反对；特兰斯凯本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宣布它的存在而不打出南非政权这张王牌，这张王牌摧毁了非洲人反对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团结和统一。

第二，南非的法律和政治责任一旦被确定，无疑地它就必须再一次受到谴责，但在安理会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知道再一次重复大会发出的赞成对该国实施制裁的各种呼吁是不是多此一举——这种制裁方式不论是经济封锁、强制性的禁运军火，还是终止军事合作和终止银行及跨国公司一方同种族主义政权另一方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应该公平对待莱索托人民重建和平与安全，因为根据《宪章》，安理会有采取一切它认为适当的措施来做这事的责任。

在这方面——这是我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最优先的事项应是保证南非在各种情况下尊重莱索托的过境运输权。应强迫南非尊重它的契约义务，实现国际关系中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规范；但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协助莱索托改善其国内的交通工具，以便在领土的各部分建立永久的连系，从而减轻象安理会现在正在审议的那种敲诈行径的损害。

我们职责所在，理当要求莱索托有能力继续在反对种族隔离——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的政策中发挥作用。《宪章》载有对因本组织颁布的措施而发生经济困难的国家给予援助的规定。我们现在审议的这个特殊事例完全符合第五十条所适用的情况；对莱索托的代表，该国的外交部长所提要求给予有利的反应，是再合理不过的。

主席：我感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国罗马尼亚和我自己的夸奖。我再一次向他保证罗马尼亚人民和政府对于非洲国家的兄弟般的团结感情。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国代表团深感荣幸地欢迎法国的新代表勒普雷特先生来到安理会和联合国。鉴于他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的丰富经验，我们肯定他会对履行我们重大责任的工作作出宝贵的贡献。我们祝勒普雷特先生事事成功如意。

另一方面，我们对我们的杰出的同事瑞典的吕德贝克先生的离职感到遗憾。我想大家都一致认为，吕德贝克先生对我们的所有审议工作总给予一种尊严感和崇高目的，他证明自己是一个明智而干练的外交家。他个人对本组织和安理会工作的贡献同他的国家对我们所坚持的共同理想的贡献相似。联合国会怀念他，我们祝他在新职位上事事成功。

随着苏联马立克大使的离职，我们在安理会和大会中也将失去献身于维护在殖民枷锁下的被压迫人民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一位强有力的熟悉的发言人。

我通过苏联代表团向他表示我们的衷心祝愿并对他的新的崇高职位表示祝贺。在我们惦记马立克先生和他的宝贵贡献的同时，我们知道他在他的新的职位上将会为推动本组织的崇高理想事业继续工作，我们祝他事事成功。正在马立克先生就任负责非洲事务的副部长新职务时，我国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我们伟大的盟友苏联之间的关系，获得了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发展，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卡扎菲上校的正式访问莫斯科就标志着这种发展，这真是愉快的巧合。我们非洲人很高兴见到莫斯科的非洲事务交给苏联一位干练忠诚的伟人负责。

另一位杰出的同事，中国的黄华大使的离任，我国代表团是深有所感的。我们第三世界代表将由他的离任而失去另一位有权威的、真诚的盟友，但是我们深信，黄华先生在他所担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的新职位上将会继续作出有利于世界和平、进步和解放的真诚努力。通过中国代表团，我要向他表示我们衷心的感念和祝贺。

我还很高兴和荣幸地祝贺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重新当选他的崇高职位。在这方面，引述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特雷基先生给秘书长的电报是很恰当的。特雷基先生说：

“我很荣幸在阁下重新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向你表示我们最衷心的祝贺。我们肯定，由于对你的信任的这种表示，阁下将会更进一步加强你过去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已作的努力和贡献。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向阁下保证：它将支持你为维持世界和平、安全与安定的事业以及为保障仍在殖民主义桎梏下挣扎的人民和那些权利被种族主义体制压制的国家的自由与独立而作出的一切努力。我们祝阁下事事如意成功。祝你安宁。”

今年又一次召开了安全理事会，讨论由于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对莱索托王国不负责任的行动在南部非洲所引起的严重问题。当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于今年十月二十六日关闭它与莱索托的边境的时候，南非就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关闭边境已经对住在上述地区的二十多万莱索托公民造成了极端的困难；同时也给这个政府带来了困难，使它丧失了关税收益的一大部分。

种族主义政权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它是一种政治敲诈的方式，旨在迫使莱索托承认特兰斯凯班图斯坦——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附属品和傀儡。这种行动不只对莱索托的人民和政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且对世界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构成了威胁。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间，非洲集团授权我以集团主席的名义提醒安理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注意这地区爆炸性的局势，并敦促国际社会采取必要行动，对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公然企图动摇莱索托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种族隔离政策的立场。

主席先生，我就这个问题发了一封信给你的前任巴拿马的伊留埃卡先生（经编为第 S/12227 号文件分发），我也以类似的信发给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这两封信中，非洲集团对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莱索托所采行动在经济上所发生的严重的恶劣影响表示极大的关心。同时，非洲集团主张，国际社会应负起责任，提供莱索托所需的一切支持，保证它的生存及其人民的幸福。我今天很荣幸地同我的同事马达加斯加大使一起重申非洲集团和非洲各国的立场。

比勒陀利亚政权用来剥夺和压迫南非土著居民的班图斯坦化政策，是联合国和世界舆论所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基础。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都加以拒绝了。最近，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决议（31/6）中，强烈谴责建立班图斯坦，以图巩固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破坏该国的领土完整。大会在同一个决议中拒绝接受特兰斯凯的“独立”，并宣布它无效。大会要求所有各国政府不给予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任何形式的承认。

同时，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三日在毛里求斯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常会所通过的经一九七六年七月毛里求斯非洲首脑会议认可的第 493 号决议中请各国，特别是非统组织全体成员国不要承认任何班图斯坦，特别是特兰斯凯。

此外，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科伦坡召开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第4号决议中也敦促各国不要承认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

讨论中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想迫使莱索托政府承认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接受承认班图斯坦化和种族隔离政策。

人们不应让莱索托政府孤立无援，不应让它被比勒陀利亚政权吓倒，就因为莱索托政府痛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它充分支持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决议以及联合国的决议，特别是大会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的第31/6号决议，其中大会拒绝接受特兰斯凯的“独立”。

安理会应当采取适当的步骤，以便：第一，落实对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有效措施从而终止其对联合国决议和世界舆论的蔑视；第二，谴责南非制造所谓独立的班图斯坦的计划；第三，支持莱索托政府的计划，旨在制订抵销边境关闭所生影响的紧急方案。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非洲各国，包括我自己的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在内，都充分支持莱索托政府和人民，并且不遗余力地保证我们与他们的团结一致。

博亚先生(贝宁)：安全理事会当前的问题：南非关闭莱索托和所谓独立的德兰斯凯之间的东部边界所造成的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实行了不折不扣的不人道的丑恶的政策。

莱索托是一个内陆国家，它坚决和英勇地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副产品，假惺惺的班图斯坦政策，是众所周知的事，并且是公开声明的，因此莱索托确是现时南非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实行可恶的敲诈的受害者。任何人只要一看非洲这一地区的地图就会确信这个事实。莱索托拒不承认德兰斯凯就是拒绝对这个欲盖弥彰的敲诈屈服，这是严格地执行了——正是本组织任何自重的会员国所应做的——联合国关于不承认德兰斯凯以及一致谴责南非白人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所推行的班图斯坦政策的有关决议。

所以，国际社会应该通过联合国的这个机构，对莱索托人民表示同情和积极支持，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执行本组织会员国所决定的集体措施的一个正式受害者。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的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减轻以至消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者对莱索托所采取的行径的恶果。

但是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我们在这里开会只是审议问题的这一方面，也不认为只是作出仁慈的表示就可把这个重要辩论结束。莱索托人民对比勒陀利亚的挑衅所表现的自尊和勇敢是人所共知的，他们不是来到这里向剥削第三世界财富的人请求慷慨援助，这些剥削者由于他们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者公然友好和勾结，在对南非人民实施压迫和对邻国的侵略行为上他们就是同谋。这显然就是说，我们不应规避这个问题的政治面。南非到底为什么在目前状况下把邻接莱索托的三个边界据点关闭呢？南非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者的目的在于强迫莱索托承认班图斯坦化和种族隔离的政策。

莱索托是一个因地理关系而处境不利的国家，如果莱索托对这个处心积虑的勒索屈服的话，那么南非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者在他们卑鄙的压迫和侵略政策上就会

受到鼓励。因此，这是南非向国际社会和本组织的挑战，本组织已经全体一致拒绝它的种族隔离及其副产品班图斯坦，班图斯坦要使黑种人在他们的祖国内实际上成为外国人。

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广泛的范围。实际上，安理会再度要讨论的就是种族隔离政策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对非洲独立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危险，以及在帝国主义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审议这个问题的各方面，而国际社会也应再认清局势及其可能的后果。

班图斯坦政策是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必然结果的一部分，是最假惺惺、最不人道、最卑劣的殖民主义手法。

受到普遍谴责的班图斯坦化，是南非殖民主义种族隔离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德兰斯凯是十个班图斯坦中的第一个，在非洲独立国家边界建立班图斯坦，主要是为了加强白人种族主义少数的控制和压迫，并且作为迫使非洲独立国家合作的一种敲诈勒索手段。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者决定关闭德兰斯凯和莱索托边界，是对南部非洲独立国家日以继夜地一系列挑衅和侵略行径的一部分。南非—帝国主义在非洲侵略的桥头堡—已定下了一项穷凶极恶的计划，企图消灭南部非洲所有的民族主义的人民政权。

我国代表团再次谴责每天都在武装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西方帝国主义执迷不悟的帮凶。我国代表团要向种族隔离的所有受害者致敬，特别要向莱索托当局至今表现的一贯态度致敬。

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阴险狡滑为了使它们的丑恶和不人道政策得逞而无恶不作。我们的安理会必须再次谴责这个政策，它侵害了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我们的安理会必须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来消除关闭边界所引起的不幸后果。我们的组织和它的整个系统以及全体会员国立即采取行动，是援助莱索托必不可少的。

我国代表团向莱索托人民所表现的英勇致以他们应得的敬意，并向他们呼吁对敲诈勒索不可屈服。南非采取的行动是为了强迫莱索托合作而采取的一种欲盖弥彰的敲诈政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安理会必须再次谴责种族隔离和旨在加强种族隔离的班图斯坦化政策。

赖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注意听取了莱索托外交大臣和其他非洲国家代表的发言。他们在发言中愤怒地揭露并声讨了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继炮制特兰斯凯假独立后，又悍然封闭莱索托南部边界对莱索托王国粗暴施加压力等一系列罪行。中国代表团对南非当局的一系列罪恶活动感到极大愤慨，对莱索托政府和人民不畏强暴，坚持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正义立场表示钦佩，并对莱索托和非洲各国所提出的各项正义主张和要求给予坚决的支持。

当前，非洲的形势一片大好。伟大的非洲人民正在向万恶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发起进攻。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斗争持续深入开展，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群众性的抗暴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猛烈地冲击着沃斯特反动政权。南部非洲的一小撮种族主义者已陷入非洲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惶惶然不可终日。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沃斯特等一小撮种族主义者也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行事的。他们为了挽救其行将复灭的命运，在不断强化对南部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暴力镇压的同时，也更加紧玩弄政治欺骗的阴谋。他们搞的所谓“对话”、“缓和”、“种族和解”等一系列花招接连遭到失败后，最近又导演了一出特兰斯凯假独立的丑剧。说穿了，这就是把臭名昭著的“班图斯坦”贴上个“独立”的标签，通过所谓“合法形式”把种族隔离的枷锁永远套在阿扎尼亚人民头上，并妄图借此诱使阿扎尼亚人民放弃斗争，分化非洲国家的团结，达到它继续维持种族主义统治的罪恶目的。这个骗局是如此拙劣，它刚一出笼，就立即被彻底戳穿，受到了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同声谴责。今年十月

二十六日，就在特兰斯凯宣布假“独立”的那一天，联合国大会当即以一百三十四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当局在班图斯坦政策，断然拒绝特兰斯凯的假

“独立”并宣布它无效，要求各国政府拒绝承认特兰斯凯并不与之进行任何来往。南非当局在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严厉谴责后，非但没有改悔之意，反而进一步倒行逆施，公然宣布封闭南非和莱索托的南部边界，卑劣地对莱索托王国施加压力，妄图迫使莱索托和其他非洲国家屈从南非当局的阴谋，承认特兰斯凯的假独立。这当然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事情很清楚，南非当局的这一卑劣伎俩不仅是对莱索托人民的严重挑战，而且是对全体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挑战。它只能激起莱索托人民和非洲人民更加猛烈的反抗和斗争。

还需指出的是，当前两个超级大国对南部非洲的争夺正愈演愈烈。一个超级大国竭力要维护它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另一个超级大国早就对这个地区虎视眈眈，它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千方百计地插手这个地区的解放斗争，破坏解放组织之间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战斗团结，妄图取老殖民主义而代之。但无论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倒行逆施，还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的阴谋诡计，都将无法阻挡非洲人民的前进步伐和他们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完全胜利。

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策划特兰斯凯假独立的阴谋和它封闭莱索托边界，对莱索托和非洲粗暴施加压力的罪恶活动，并坚决支持莱索托和其他南部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中国代表团主张，安理会应肯定联合国大会第A/RES/31/6A号决议，并按照该决议精神，严正谴责南非当局炮制特兰斯凯假独立的阴谋和对莱索托等国所进行的罪恶活动，责成它立即停止上述阴谋和罪恶活动，并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莱索托和其他南部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直到他们取得完全的胜利。

最后，我愿代表中国代表团感谢尊敬的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大使基奇亚先生阁下对黄华先生表示的诚挚友好感情，并将向黄华先生转达。

主席：经过与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协商的结果，我提议安理会下次会议在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散会